

遺什千秋心血在，詩人名字應傳香¹

《全臺詩》第36至40冊

文——顧敏耀 研究典藏組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此次出版所涵蓋之詩人，其中亦有不少詩人不僅經歷了乙未改隸，更面臨了1945年之後更為慘痛的「再殖民」，《全臺詩》將作者歷年來的詩作全數按照時間先後依序編排，頗便於讓讀者針對詩人與時代社會之間的呼應與對話進行歷時性的分析研究。

在「全臺詩蒐集、整理、編纂計畫」的第15年，《全臺詩》進行第7次出版，總共出版第36至40冊共5大冊，蒐集了14位詩人的作品。第36冊有：莊龍（1884-1925），臺中大甲人，櫟社社員；劉克明（1884-1967），原籍新竹，遷居臺北艋舺，瀛社社員；林載釗（1885-1928），臺中潭子人，櫟社社員；吳子瑜（1885-1951），臺中太平人，櫟社社員。

第37冊有：黃欣（1885-1947），臺南人，南社社員；林佛國（1885-1969），臺北景美人，瀛社社員；施家本（1886-1921），鹿港人，櫟社社員。第38冊有：魏清德（1886-1964），新竹人，遷居臺北，瀛社社員。

第39冊除了續刊魏清德詩作之外，還有：王大俊（1886-1942），臺南北門人，南社社員；王香禪（1886-1977？），艋舺人，滿洲國外交總長謝介石之夫人。第40冊則有林茂生（1887-1947），臺南人，戰後曾代理臺大文學院院長；陳子敏（1887-1948），鹿港人，櫟社社員；林述三（1887-1956），大稻埕人，創設天籟吟社；許逸漁（1887-1957），鹿港人，大治吟社社員。

誠如施懿琳於〈編者序〉所指出：這些作者「都是1885年前後出生的文人，亦即在他們年幼時期即面臨了從清領到日治的政權轉移。世局巨

變下，部分文人除了傳統漢學之外，又接受了日本引入的新式教育……這些文人本身對漢詩文也相當嫻熟，新式教育如何融入他們的作品中，如何為他們開展出新的視野？都可以透過細讀詩人的作品嘗試找尋答案」。除此之外，其中亦有不少詩人不僅經歷了乙未改隸，更面臨了1945年之後更為慘痛的「再殖民」，《全臺詩》將作者歷年來的詩作全數按照時間先後依序編排，頗便於讓讀者針對詩人與時代社會之間的呼應與對話進行歷時性的分析研究。

例如有位詩人在終戰前一年發表〈甲申元旦〉二首：「旭旗高插迎新正，帝闕遙望拜聖明。叩祝天皇千萬歲，大東亞戰早功成」、「今朝無事迎新歲，卻憶沙場正苦辛。何日洪胡齊掃滅，凱歌高唱洗征塵」²；卻在終戰翌年又有〈喜臺灣光復〉云：「籠罩妖雲五十年，而今白日現青天。開羅宣佈依公道，臺島復歸舊主權。鐵幕豈容常閉鎖，金甌終竟再團圓。戰餘建設知非易，努力用心待眾賢」，看似南轅北轍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卻能快速的在短短間隔兩年之間就輕易的轉換成功。同樣是這位詩人，在1939年曾發表〈支那事變二週年〉：「席捲中華半有餘，皇軍忠勇有誰如。可憐中正頑冥甚，歐美依存究子虛」，但是在1948年卻作〈蔣主席六旬華誕介壽〉：「青天白日瑞光呈，



《全臺詩》第36至40冊，臺文館2015年出版。

薄海歡騰萬歲聲。秀毓武山年不老，源流剡水品同清。卻辭鑄像謙功德，且納頌詞鑿惇誠。深禱我公無量壽，永偕兆庶慶昇平」，原本被形塑為「頑冥甚」的對象，在九年後卻搖身一變成為萬眾擁戴的領袖。從這些詩作當中，足以考察臺灣古典詩人在政權轉易之間的經達權變之道，以及詩人如何試圖將其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轉化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甚至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的歷程。

批覽之際，最讓人不勝欷歔者，要屬林茂生。他在1916年從東京帝國大學文科畢業，成為臺灣第一位文學士，1929年又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是臺灣首位留美博士，日治時期曾參與臺灣文化協會，並擔任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今成功大學）教授兼圖書館館長，備受各界倚重。他在日本對華戰爭期間，曾寫下〈聞南京陷落寄懷蔣主席〉：「敢將隻手繫安危，最後關頭志可悲。遺囑未能成革命，強鄰先已³陷京師。中山墓畔長秋草，江左營前樹旭旗。惆悵金陵城

下道，明公從此欲何之？」對於遭受日本「膺懲」的中國政權表達了同情之意，殊不知1947年二二八事變之後，此「蔣主席」就派遣軍隊渡海血洗臺灣，這位臺籍菁英之代表人物也遭「人間蒸發」。林茂生被殺害之前，是否想起他在終戰時所寫的那首〈八月十五日以後〉：「一聲和議黯雲收，萬里河山返帝州。也識天驕詩善戰，那知麟鳳有良籌。痛心漢土三千日，孤憤楚囚五十秋。從此南冠欣脫卻，殘年儘可付閒鷗」？

當然，除此之外，仍有較為輕鬆平易的反映時代背景者，譬如林述三發表於1917年的詠物詩〈電話〉，描寫這項當時越來越普遍的現代化通訊工具：「不須縮地授壺公，愛汝西洋德律風。安得天河牽一線，好教牛女話情衷。」在次句巧妙地嵌入telephone的音譯「德律風」，後二句則充分呈現詩人的奇思妙想，令人莞爾。

還有，從創作取材亦可看出詩人的地域傾向，譬如劉克明就作有數首與其故鄉新竹相關之詩作，如〈遊古奇峰〉、〈重遊古奇峰〉三首、〈遊新竹古奇峰似李逸樵、王雲滄兩詞兄〉、〈遊新竹枕山公園〉、〈車過新竹驛〉等。王大俊亦有多首與北門（原名「北門嶼」，雅稱「嶼江」）有關之作，如〈遊嶼江〉、〈嶼江泛月〉、〈嶼江晚眺〉、〈嶼江晴望〉、〈嶼江夏夕〉、〈嶼江坐月〉、〈嶼江閒居〉等。除了模山範水、藻飾山河之外，字裡行間也充分流露詩人愛鄉愛土之情懷。

相信在全臺詩逐年發表蒐羅整理的豐碩成果之後，相關的研究論文將會隨之出現，也期待有更多古典詩人作品陸續被整理完成，以饗各界研究者。☒

1. 王大俊，〈題許蘊白先生詩卷〉，《全臺詩》第參拾玖冊（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5），頁299。
2. 《全臺詩》第參拾陸冊，頁306。
3. 「已」於《全臺詩》作「以」，根據文意改之。